

艱險奮進 困乏多情

沈 言



從一幕「文化獨立」的鬧劇，不期然想起一段承傳文化的往事。

六十九年前，一群來自內地的著名學者，以錢穆先生為首，在極其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創辦亞洲文商專科夜校。半年後，更名為新亞書院，改制日校。有感時事多艱，傳統文化岌岌可危，錢穆先生一夜寫就新亞校歌，自勉兼且明志：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遠，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其中，「餓我體膚勞我精」，用典孟子「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頗有「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慷慨之氣。何謂「大任」？或可從書院辦學宣言管窺一二：「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東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字裏行間，滿溢中西互通之意、人文關懷之情、教化社群之責，可謂任重道遠。

遙想當年，中華學人在英國殖民地，胼手胝足草創新亞書院，援引《中庸》的「誠明」作為校訓，憑藉一腔孤勇，肩負存亡斷絕、返本開新之文教「大任」，苦心孤詣延續中華文脈。

回首來時路，新亞書院之草創，堪稱披荆斬棘，艱苦卓絕。不僅最初寓居租用房舍，校無定所，而且曾經深陷贊助經費來源斷絕的困境。為了文化理想，三位創辦人千方百計四處「撲水」：錢穆先生奔走台北募款；唐君毅與張丕介兩位先生筆耕不輟，辛勤賺取稿費以補助書院用度；張丕介先生甚至選典當了夫人的首飾，以此津貼辦學開支……

九州別府地獄遊

東 瑞



在這灶地獄遊覽，確有些恐怖感，一個好像地獄守門的兇神惡煞雕像站在屋頂上，赤面怒眉、咧嘴露牙，雙眼瞪得牛大，手持武器，張牙舞爪，實在嚇人。接着遊覽的是「鬼山地獄」，又稱「鱷魚地獄」，利用了溫泉的熱度養鱷魚，多達一百來隻，倒沒什麼好看。

再出門口，就往「白池地獄」參觀，溫泉溫度據說是九十五度，這兒飼養着一些各種各樣的大型熱帶魚，最奇特的是溫泉水呈現青白色，溫泉湖邊的亭子建築融合了中國和日本的建築風格，景致和溫泉相得益彰。望着那白霧也似的熱煙在青白色的溫泉湖面上凝留不散，屋宇在朦朧中隱約，這幅畫面，太酷似了中國畫中的水墨畫，青白色的湖成了美麗的點綴。

我們無法不提及「血池地獄」，那是參觀「白池地獄」後去的第七個地獄。如果說，最美、最蔚為奇觀的是「海地獄」，那麼最教人觸目驚心的則是這溫泉色呈現血一般紅的「血池地獄」了。由於這樣的名稱，會無端令人聯想起傳說中的地獄裏對那些造孽太多的惡人進行極刑後血流一池的情景。此溫泉附近的「紅黏土」，據說可以提煉製造對治療皮膚病有效的「血池軟膏」。我們



當我們談論藝術時，我們在談論什麼？「敏感而痛苦」首先在我的腦海一閃而過，再而就是外柔內剛的德國編舞家翩娜·包殊（Pina Bausch）富有力量的舞姿。

Pina Bausch有很多美譽，比如「舞蹈劇場」創立者、「德國現代舞第一夫人」。知道她是因為熱愛跳舞的母親，二〇〇七年曾為了一睹偶像而遠赴北京，觀看Pina帶來的舞劇《穆勒咖啡館》和《春之祭》。當時已六十七歲的她是首次且唯一一次來內地演出，兩年後被查出罹患癌症的五天後驟然離世，令母親頗長一段時間沉浸在悲傷中。仍記得去年香港藝術節邀來了烏帕塔舞蹈劇場（Tanztheater Wuppertal Pina Bausch），同樣是上演《穆勒咖啡館》和《春之祭》，開始很猶豫到底要不要

一介文士業已做好效仿「武訓」，行乞辦學的心理準備。

論師資，新亞書院「大咖」雲集：除三位創辦人外，還有徐復觀、張君勱、牟宗三、吳俊升、楊汝梅、崔書琴、曾克崑、左舜生、董作賓、饒宗頤、羅香林、李天命、羅時憲、霍韜晦等，任何一位皆為一代宗師。然而，新亞教授的薪酬卻極其微薄，僅及當時官立小學第二級以下水平，不僅薪酬嚴重倒置，而且經常遭遇「斷糧」危機。至於學生，則多為南來青年，其中不乏營養不良甚至患者，非但無法繳交學費，反而需要減免學費，乃至津貼食宿和資助醫病。

縱使物質條件貧瘠之至，但辦學熱情卻熾烈之極。一不怕困難，迎難而上；二不畏艱苦，以苦為樂。當時，新亞書院每周日晚舉行公開文化講座，每次均是座無虛席，如此持續四、五年之久，總計一百五十五次。簡陋的書院由此聲名遠播，漸獲各方推崇，儼如「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現代版本。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新亞精神，正是建立於書院草創之初。對此，創校校長錢穆先生曾經述及：新亞草創初期，經濟極為拮据，設備簡陋而規模狹小，但仍然憑藉如此可憐的物質條件，而致力表現出一眾學者的教育文化理想；同時，新亞學生多歷經顛沛流離，亦多為窮困所迫，但仍然有志上進，努力向學。

反觀今時今日，不由得慨嘆「此情可待成追憶」！在物質生活富足的「東方之珠」，在回歸的第二十一年頭，竟然有「知識精英」高談闊論「文化獨立」。難道「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是一種魔咒式的宿命？今昔對比，情何以堪！

「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新亞先賢艱險奮進的文教呼聲言猶在耳，困乏多情的傳承故事歷歷在目。同飲一江水，念茲在茲，又豈可輕言遺忘，甚或妄言斷絕文化精神的原鄉？

自由談

自由談

日前有消息傳來，香港作家西西獲頒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引得本地文學作者、讀者一片叫好，不單因為她是人人稱讚的文壇前輩，還意味着香港文學進入了其他地區讀者的視野、獲得國際上的承認和好評。值得一提的是，此獎雖以文學冠名，其宗旨實專為華語詩人而設，今年同獲提名的還有北島、王小妮、余秀華等。而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會發現，西西受矚目、進入學術研究的通常是她的小說作品，其詩作則備受冷落。當然，這也有其他客觀原因，除了一九八二年《石磬》在港出版，西西的詩集一直到二〇〇〇年方才再度面世，由台灣洪範書店出版《西西詩集1959-1999》，這也是我手上唯一一本西西的詩集了。

西西原名張彥，一九三八年生於上海，五十年代移居香港並開始寫作、發表作品，據她自己說，受到了詩人力匡、小說家齊桓的影響，六十、七十年代以來已是文壇中堅；以《我城》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表現出了對本地城市發展和社會問題的關注，陳智德所著《解體我城 香港文學1950-2005》對此有精準的分析。而在詩歌方面，她曾經擔任本地重要詩歌園地即《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的主編，又與友人創辦素葉出版社，極具號召力，何福仁、鍾玲玲、古蒼梧、黃燦然、廖偉棠等都在素葉出版詩集。尤其是在訪問中，西西曾經表示：「我是以寫詩的方法來寫小說」、「我的小說大多也有些詩的味道」，如此看來，重新關注其詩歌作品於西西研究而言自然十分要緊。

此外，西西也是少數進入了《中國當代新詩史》的香港詩人之一，在學者們看來，她的詩「只淡淡地寫來，似乎直白，卻以一種親切的調子，由實入虛，由俗入雅，意象清晰，含義卻朦朧」，概括起來，即是說西西的詩做到了「言簡意深」四個字。其實，在這背後有西西自己的思考，她常感到身邊許多詩集怎麼讀也讀不懂，而過去詩經、李白、杜甫的詩反而能夠理解，這使她總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來寫詩。這一點自然相當難得，且不說「自己的方式」依託天賦和原創性，能在習詩之餘不四處模仿、不隨大流而堅定自己的追求，得要有清醒的判斷和足夠的魄力。

在《西西詩集》中有一首《花墟》，

自由談

自由談

看沒有Pina Bausch的《穆勒咖啡館》，而沒有Pina Bausch的烏帕塔舞蹈劇場會否依舊如一的精彩嗎？當然我的好奇心戰勝疑問，決定購票，並事先在網上看了Pina演出過的版本。這不僅是為了做功課，也希望劇團的繼承人能延續她的精神。

編作於一九七八年的《穆勒咖啡館》是Pina最私密的作品，以她兒童時代在父母經營的咖啡館所見所聞來構築：舞台上的咖啡館裏，幾張咖啡桌，卻散布着許多椅子，冷清得就像打烊了，只有寥寥數人。其中最顯眼的是一位身穿睡裙夢囈般地舞弄雙手的女性角色，引領觀眾進入夢境般的世界，這一極端疏離、鬼魂般的角色，原由Pina本人演出，並且一演就是幾十年。



近年來清宮劇大火，且總能引起人們的廣泛熱議，尤其是，女人們。看過了《甄嬛傳》，也終於看完了長達八十七集的《如懿傳》，自然免不了同事間的一番討論。同事說：「不喜歡如懿，看這劇情都快把我氣死了，她怎麼就是不站起來反擊呢?！」我淡笑着說：「我還是喜歡如懿的，淡淡的也挺好。」畢竟，歷史上的乾隆繼后那拉氏就該是這樣淡然不爭，無為而治的嫺靜之人呀，這才對得起她「嫺妃」的封號。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我一樣，喜歡如懿的，或許並不佔多數吧。在我看來，周迅飾演的如懿，不僅僅因她一生一次心意動的忠貞愛情誓言而討人喜歡，她還比甄嬛要坦然從容，比魏嬿珞要大方知理。她和弘曆之間是少時的相知相許，是夫妻之間的相隨相伴。在如懿這裏，后位也好，恩寵也罷，她都不看在眼裏，唯獨將情分進行到底。或許

自由談

自由談

日前有消息傳來，香港作家西西獲頒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引得本地文學作者、讀者一片叫好，不單因為她是人人稱讚的文壇前輩，還意味着香港文學進入了其他地區讀者的視野、獲得國際上的承認和好評。值得一提的是，此獎雖以文學冠名，其宗旨實專為華語詩人而設，今年同獲提名的還有北島、王小妮、余秀華等。而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會發現，西西受矚目、進入學術研究的通常是她的小說作品，其詩作則備受冷落。當然，這也有其他客觀原因，除了一九八二年《石磬》在港出版，西西的詩集一直到二〇〇〇年方才再度面世，由台灣洪範書店出版《西西詩集1959-1999》，這也是我手上唯一一本西西的詩集了。



西西原名張彥，一九三八年生於上海，五十年代移居香港並開始寫作、發表作品，據她自己說，受到了詩人力匡、小說家齊桓的影響，六十、七十年代以來已是文壇中堅；以《我城》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表現出了對本地城市發展和社會問題的關注，陳智德所著《解體我城 香港文學1950-2005》對此有精準的分析。而在詩歌方面，她曾經擔任本地重要詩歌園地即《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的主編，又與友人創辦素葉出版社，極具號召力，何福仁、鍾玲玲、古蒼梧、黃燦然、廖偉棠等都在素葉出版詩集。尤其是在訪問中，西西曾經表示：「我是以寫詩的方法來寫小說」、「我的小說大多也有些詩的味道」，如此看來，重新關注其詩歌作品於西西研究而言自然十分要緊。

此外，西西也是少數進入了《中國當代新詩史》的香港詩人之一，在學者們看來，她的詩「只淡淡地寫來，似乎直白，卻以一種親切的調子，由實入虛，由俗入雅，意象清晰，含義卻朦朧」，概括起來，即是說西西的詩做到了「言簡意深」四個字。其實，在這背後有西西自己的思考，她常感到身邊許多詩集怎麼讀也讀不懂，而過去詩經、李白、杜甫的詩反而能夠理解，這使她總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來寫詩。這一點自然相當難得，且不說「自己的方式」依託天賦和原創性，能在習詩之餘不四處模仿、不隨大流而堅定自己的追求，得要有清醒的判斷和足夠的魄力。

在《西西詩集》中有一首《花墟》，

不過她筆下的花墟還有「自由市場」的自由、散漫，她扮演着賣花人，沒有花團錦簇的景象，只藏在懷中，不是爭奇鬥艷的那一類，而是高潔、沁人心脾的一朵。此詩即可見西西散文化、輕盈利落的語言風格。《對岸來的人》、《停雲》等都關注都市現代化的遺留問題。尤其後者，本是環境污染、城市上空烏雲密布，詩人卻義正辭嚴地說，是雲在賭氣，住不慣蚊子多、衛生條件差的郊區才搬到城裏，過起打瞌睡、喝咖啡、聽歌而厭倦了工作的日子，其喜劇性筆法不乏鮮明的諷刺意味，又指出了城市建設與環境之間惡性循環的問題。

雖說不隨大流、寫言簡意深的詩，西西亦不免受到現代、後現代詩歌的影響。你會看到一些有意寫得不像「詩」的詩，《床前明月光》是對倉頡輸入法的戲擬：「日是A，月是B，明是AB……床前明月光是ID/TBLN AB/B FMU/李白酒醒，驚見螢書」。表面上是一場語言遊戲，這首詩背後還有複雜的思考，比如文字符號對於文化的意義，又如電腦普及以後輸入法對文化記憶、對知識構成的潛在影響。不錯，此類詩作更着力於解構，故而在一種有效的拆穿、批判之後，除了引起思考似乎沒有更多的答案，不過詩人難掩自己的態度，輸入法的符號體系把文字背後的記憶和內涵全都消解殆盡，相對於文化精神的象徵李白，它難道不是一套庸俗、粗野的「螢書」嗎？《電話》一詩也採取戲擬的手段，模仿電話提示音，「希臘語請按1字，法語請按2字……」

在天使加百列按A字

自由談

自由談

另一位女性角色也是一襲白色輕透長裙，還有一位與她關係既緊張又甜蜜的男性，他們亦追逐亦逃避、亦擁抱亦撕裂着，暴力像強加的束縛，包圍住親密相擁的兩人。而一旁緊閉雙眼的鬼魂般女性，微微顫抖着身軀，向前伸起雙手彷彿像是想阻止，又像是渴求些什麼，某種孩童的不安與無奈，對成人世界無法理解的淡淡傷痛，就此展開。之後出現了一位戴着紅色假髮，腳踩高跟鞋，小碎步跑來跑去的女性。她跟随着那位男子，在他離去的角落驚慌失措地徘徊，男子煩躁不安……最後，還有另一也許是咖啡館侍者適時搬動椅子，像在維持着秩序，也像是人們記憶中對事物不解的惆悵旁觀情緒。舞者看似漫不經

《如懿傳》的善終

林 瑩

，在其他人的看來，這很慢，但我正是喜歡她這種不死心的執著勁兒。我時常聽說「某某和某某分手了，我再也不相信愛情了」、「這個渣男，我以後再也不會愛了」。對我而言，無論戀愛失敗多少次，傷了多少心，我始終都會相信愛情，只是我再也也不相信某一個人了。這也是我喜歡如懿的原因。

再說，如懿從不參與宮鬥，一直被害得不主動出擊。有人因此棄劇，這也是我喜歡如懿的原因，如懿看透了宮裏的謀算計，勾心鬥角，她有足夠的恩寵，也有足夠的能力去反敗為勝。可是她沒有，羅曼羅蘭說：生活中只有一種英雄主義，那就是認清生活的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如懿就是這樣，她不會因為社會醜陋而把自己變成自己不喜歡的樣子，她寧願離開，也不要變成和後宮裏那些悲劇的女性一樣。她沒有改變自己的初心，沒有黑化，或許大女主的戲都是一路開掛，成為最終的王者。可她沒有，她看透了，卻沒有改變自己。這也是我對待生活的態度，生活工作中太多的爾虞我詐，我看過

自由談

自由談

，在其他人的看來，這很慢，但我正是喜歡她這種不死心的執著勁兒。我時常聽說「某某和某某分手了，我再也不相信愛情了」、「這個渣男，我以後再也不會愛了」。對我而言，無論戀愛失敗多少次，傷了多少心，我始終都會相信愛情，只是我再也也不相信某一個人了。這也是我喜歡如懿的原因。



▲香港作家西西日前獲頒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 作者供圖

►《西西詩集1959-1999》收錄西西四十年間甚具玩味的詩作 作者供圖

當中景物和現時的花墟街大體沒有差別，不過她筆下的花墟還有「自由市場」的自由、散漫，她扮演着賣花人，沒有花團錦簇的景象，只藏在懷中，不是爭奇鬥艷的那一類，而是高潔、沁人心脾的一朵。此詩即可見西西散文化、輕盈利落的語言風格。《對岸來的人》、《停雲》等都關注都市現代化的遺留問題。尤其後者，本是環境污染、城市上空烏雲密布，詩人卻義正辭嚴地說，是雲在賭氣，住不慣蚊子多、衛生條件差的郊區才搬到城裏，過起打瞌睡、喝咖啡、聽歌而厭倦了工作的日子，其喜劇性筆法不乏鮮明的諷刺意味，又指出了城市建設與環境之間惡性循環的問題。

雖說不隨大流、寫言簡意深的詩，西西亦不免受到現代、後現代詩歌的影響。你會看到一些有意寫得不像「詩」的詩，《床前明月光》是對倉頡輸入法的戲擬：「日是A，月是B，明是AB……床前明月光是ID/TBLN AB/B FMU/李白酒醒，驚見螢書」。表面上是一場語言遊戲，這首詩背後還有複雜的思考，比如文字符號對於文化的意義，又如電腦普及以後輸入法對文化記憶、對知識構成的潛在影響。不錯，此類詩作更着力於解構，故而在一種有效的拆穿、批判之後，除了引起思考似乎沒有更多的答案，不過詩人難掩自己的態度，輸入法的符號體系把文字背後的記憶和內涵全都消解殆盡，相對於文化精神的象徵李白，它難道不是一套庸俗、粗野的「螢書」嗎？《電話》一詩也採取戲擬的手段，模仿電話提示音，「希臘語請按1字，法語請按2字……」

在天使加百列按A字

自由談

自由談

心的動作，卻隱藏着動人的力量。

《穆勒咖啡館》沒有故事情節，一對對舞者以纖細敏感的特質和純粹的肢體動作展示了男女的愛情膠輾和人性糾結。Pina從童稚之眼出發，將童年時的經驗呈現在舞台上。有人說，它充滿難以言喻的悲傷；也有人認為它格外振奮人心。這樣迥異的解讀也正如Pina Bausch作品常見的矛盾情緒：孤立與需求，殘忍與堅韌，熱情與同情。

我常在想，藝術家為什麼有異於常人？看過許多藝術大師的傳記，發現他／她們的共同特點是天生敏銳，對人生百態一種本能的 understanding，既可以美輪美奐，也可以痛苦不堪。Pina Bausch亦是如此。

也看得懂，可我不會使用任何心機，不是不會，是不屑。我不會因為任何不和諧的因素把自己變成醜陋的樣子，不值。如懿這樣美好，怎會因為她人，把自己變得工於心計，不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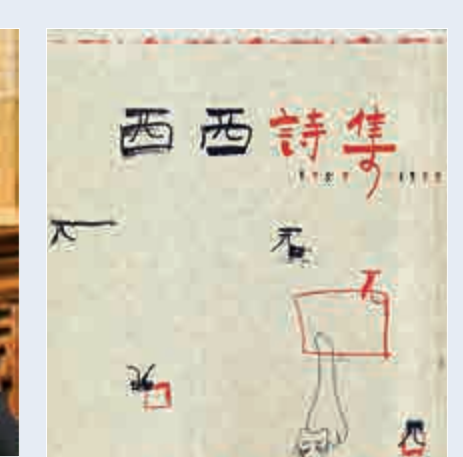
關於悲劇，都說《如懿傳》是悲劇，而《甄嬛傳》、《延禧攻略》看得解氣。難道不念舊情地把死亡邊緣的雍正氣到斷氣的甄嬛就不是悲劇了嗎？難道戾氣深重，與富察傳恆此生無緣的魏嬿珞就不是悲劇了嗎？我想，到底是不是悲劇，還是得看角度和得失吧，至少在我看來如懿不是悲劇，她是善終，是堅守自己的原則，保有一份初心，是她對自己的善終。

好的電視劇未必會看了解氣，更不是為了教會我們如何變得心狠而存在的。好的電視劇也未必就是結局圓滿的劇，成功從來都不是人生的唯一，學會在面對不公時如何釋懷或許才是更重要也更普羅大眾吧。好的電視劇，是值得引起人們思考的，相信時間會為《如懿傳》正名的。

自由談

自由談

，在其他人的看來，這很慢，但我正是喜歡她這種不死心的執著勁兒。我時常聽說「某某和某某分手了，我再也不相信愛情了」、「這個渣男，我以後再也不會愛了」。對我而言，無論戀愛失敗多少次，傷了多少心，我始終都會相信愛情，只是我再也也不相信某一個人了。這也是我喜歡如懿的原因。



▲香港作家西西日前獲頒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 作者供圖

►《西西詩集1959-1999》收錄西西四十年間甚具玩味的詩作 作者供圖

……上帝請按G字，線路繁忙／請稍等，線路繼續繁忙／請等候，上帝不在家，請留言」，全世界使用不同語言的人都在尋找上帝，然而在當代，這條形而上的、訴諸信仰的路是擁堵而打不通的，人人都需要卻沒有人找得到他。

在語言風格外，西西的詩對形式亦有不少探索。《一郎》、《螃蟹卡農》皆是仿歌謠體來寫作，字裏行間如有旋律在起伏，不時加入了復沓的語句，使得前後迴環、餘音繚繞。《吾友飯客廳》被詩人稱作三拍詩，每行都分作三拍，雖平淡無奇，但用拍子來打造詩歌的格律是值得關注的探索。《山水人物》和《綠草叢中一班爛老虎》則是圖像詩，以文字間聯繫、拼接、排版來形成指涉詩意的「圖案」，閱讀這種詩，如「雪水水冰一舟水雪雪」，首先不是去理解和闡釋，而是一個個字地去感受，把文字的組織和腦海中的圖景結合起來，如此才可逐步接近詩的內在蘊藏。此外，《這不是詩》學習像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利特那樣去複製和拆分，以簡潔輕快的形式為內容的解讀製造「障礙」，避免人們過於簡單地理解「詩」，以形式的「遊戲」號召人們嚴肅認真地思考「詩」和「不是詩」的關係。《這不是詩》和《看一青年舞劍》其實都可說是「跨界」，以詩觀畫、看劍，最後把詩人的心得體會落實到詩自身的表達能力上了。

於我個人，則詩集卷三更具魅力，敢於言志之餘，更顯敏捷善思，除了本地香港故事，還穿梭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上述尚未涉及，概是為拋磚引玉，邀請有心的讀者真正翻開詩集、走進西西。



▲德國編舞家Pina Bausch 作者供圖